

诡话连篇
GUIHUALIANPIAN

花布◆著

风靡全国百所院校的惊悚经典

三更教室



珠海出版社

诡 连 篇 话

温馨提示：请勿深夜独自阅读

一颗人心就是一个传说，善有善的说法，恶有恶的故事。

听说过雪女的传说吗？她从冰雪中来，带着寒冷的气息，那么美，那么令世人恐惧。也许有人以为这只是传说，可是它偏偏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的童话，一个黑色的、恐怖的童话。传说雪女的到来，会带来爱，也会带来死亡。

三更时分，深海学院的“死亡八班”忽然响起诡异的音乐，像午夜的招魂曲。它在召唤谁呢？幽灵湖畔上那个拥有神秘文身的男子屡次出现，他与深海学院近来的连环命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？被称为“神笔马良”的天才学生就是雪女选中的男子吗？

迎客宴上，诡异的音乐再度响起，下一个夜归人是谁……

ISBN 978-7-5453-0385-8



9 787545 303858 >

定价：50.40元（全三册）

诡话连篇

GUIHUALIANPIAN

花布◎著

风靡全国百所高校的惊悚经典

三更教室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更教室/花布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
2010. 7

(诡话连篇·第1辑)

ISBN 978-7-5453-0385-8

I. ①三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04531号

诡话连篇·三更教室

花布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www.zhcb.net

E-mail: zhcb@zhcb.net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23.25 字数: 48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

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385-8
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Chapter 1 毕业班 001

这个班里所有学生在“梦想”一栏，
要么就空着，要么就画了一个叉叉
或者涂得乱七八糟。

Chapter 2 会说话的玫瑰 017

林可想了想，说：“纹在我背上吧，
越多越好！我要好多好多的玫瑰，
好多好多！”

Chapter 3 老房子 037

这幢房子建的地点非常诡异，它不
属于这个世界，也不属于那个世界，
而是处于两个世界的交界处。

Chapter 4 深海学院 053

夏森耸了耸肩膀，转身离开，走出
没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，一字一顿地说，
“你，没希望的！”

Chapter 5 下一个是谁 075

张烟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一个一个
来……”我记得她的话——下一个
就是我。

Chapter 6 死亡音乐 091

雨石音乐学院，也彻底消失了，这
个成名成利的地方，终于在一首勿
忘我中，变成了曾经。

Chapter 7 雪女 105

每一个雪女，在一生之中总会爱上
一个男人，这是她们的宿命。

目



录

Chapter 8 我就在你身边 121

宿舍的窗也亮起，远远望去，就好像一只黑猫突然睁开了一只眼睛，意味深长地窥视着这个世界。

Chapter 9 黑色童话 135

七月紧紧搂住六月，说，“姐，你别哭了，你知不知道，苏洛水其实是个大骗子。”

Chapter 10 逃出去 151

李婆婆也走了过来，意味深长地望着成森，说：“你忘了那年三子是怎么帮你的？”

Chapter 11 迎客宴 165

那一刻，我望着远去男人的背影，又一次想起了那些让人作呕的虫宴来。

Chapter 12 亡心 183

我知道我已发霉了，有朝一日我也会灰飞烟灭。那是不是死亡的一种形式，我已懒得思考。

Chapter 13 神笔马良 203

我突然觉得，也许马良不是在和我开玩笑——他真的有一只神笔。

Chapter 14 幽灵湖 221

申米一刀刺进了自己的心脏，我要让你看着最爱的人死在面前，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报复你！

Chapter 1 毕业班

这个班里所有学生在“梦想”一栏，要么就空着，要么就画了一个叉叉或者涂得乱七八糟。

【1】

一个星期前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在市里一家招聘老师的贵族学校报了名，没想到，居然收到了他们的面试通知。我有些兴奋地来到了这所学校。

办公室内，校长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缝，昏黄色的眼球在那条缝隙里上下打量着我，他低头看了看我的简历和学历证书，最后靠在老板椅上，微笑着，两颗金牙特别耀眼。

“孙小姐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，我们这所学校是贵族学校，聘用的都是最优秀的老师。可是，你所毕业的学校是三类大学，而且还没有教学经验，所以……很抱歉……”

“可是，校长……”其实，我早就料到了这种结局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所拒绝我的学校了，但是，我还是想争取一下，“您可以先用我

试试，试用期我可以不要工资，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！”

“试试？你当这里是菜市场？买之前可以先尝尝？这里是学校，我可不会拿我的学生来做实验品！”校长严肃地说。

我刚要再争取一下，一个面色慌张的中年男人突然冲进来，附在校长耳边轻轻说了句什么，校长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他说：“孙小姐，这样吧。请您先稍等片刻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处理。”

说完就撇下我，跟着中年男人跑出办公室。

我站起来，看着老板桌上的证书和简历，觉得自己这次应聘，应该没有多大机会，可私自离开显然不礼貌，于是又坐了下来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校长回来了。

“校长，我的证书……”我急忙站起来，打算要回证书离开。校长伸出手制止我，又飞速打量了我一眼，问：“孙小姐，你真的愿意在我们学校执教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那么好吧，我们决定录用你！”

“真的？太好了！”

“不过有几个条件。”校长重新翻阅着我的简历，这一次看得比较认真，“第一，试用期为一个学期，前两个月没有工资，之后的工资是六百元，如果你能顺利把高三八班带到这个学期末，我们就决定录用你。”

“高三？”我有自知之明，毕业班我可不敢带。

校长又伸出手制止了我，继续说：“第二，你只做高三八班的班主任，不教课，这一个学期，我希望你能跟着学校其他优秀的老师好好学学授课的经验。”

“我会努力的。”

“好吧。那你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。”校长边说边拨通了内线。片刻之后，刚才那个男人进来了，校长继续说，“这位是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刘老师，他会向你介绍一下学校及高三八班的情况。”

刘老师像看怪物一样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微笑着：“孙老师，这边请。”

孙老师？哈哈，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称呼啊！

刘老师递给我一本学生档案，说：“你稍后把这个资料熟悉一下，我先带你到教室跟大家认识一下。”

“好！”我抱着档案，小心翼翼地跟在刘老师后面，心怦怦直跳，想不到这么快就要跟我可爱的学生们见面了。我边紧张地整理着衣衫，边穿过长长的走廊。几个擦肩而过的老师，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。

我忐忑不安地站在教室门口，班里的学生们都站在窗台前向下望着什么，教室里熙熙攘攘地乱做一团。刘老师站在讲台上，用力拍了拍桌子，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那拍桌子的声音变成了一块块胶条，封住了孩子们的嘴。

“这位是你们的新班主任孙老师。”刘老师看着我。

“孙妍！”我微笑着走进教室。学生们看着我，或者面无表情，或者心不在焉，或者充满嘲弄，或者满眼厌恶，看得我心里毛毛的。

“好了，下午自习的时候孙老师会来和大家正式沟通，大家准备上课吧！”刘老师刚刚说完，学生们又面无表情地涌到窗台前。

我忍不住好奇，也凑到窗前向下望去，楼下，几个清洁工正冲洗着什么红色的东西。

“老师，你最好别看了。”我转过身，看到一个面色阴沉的男生，冷冷地注视着我。他的表情和目光，让人不禁心生寒意。我尴尬地笑笑，走出教室。

学校是企业化管理，所有高三年级的老师，都在一个大的开放式

办公室，黑白相间的隔断，就像一个个骨灰盒一样。办公室里，几个老师正在讨论教师节的事情，见到我进来，都不说话了，定定地望着我，然后默不作声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区。

我的“骨灰盒”在办公室最后面的墙角。

我坐下来，翻看学生档案。第一页就是那个阴沉的男生，照片里的他，也面无表情，目光阴冷，照片下面的名字叫左米。

“你是死亡八班新来的班主任？”工位前面的隔断上探出一个长发美女的脑袋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显得很斯文，“我是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李萧萧。”

“李老师好，”我微笑着，“你们刚才说，死亡……八班？”

李老师左右看看，扶了扶眼镜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才刚毕业吧？”

“嗯！以后还请您多指教！”

“我劝你还是离那些学生远点。”李老师看看四周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校长和刘老师肯定没有跟你说，高三八班是死亡八班吧？”

“死亡八班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高三年级在这个学期刚刚分了班，所有升学无望的学生都调到了八班，是学校和老师们放弃的班级，所以叫做死亡八班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无所谓地笑笑。我在高三时，也是死亡四班的。仅仅因为高二期末考试发挥不好，就被分到了那种班级。可是，那个时候，我们的班主任没有放弃我们。听到李老师这么说，我不但没有气馁，反而更加干劲十足，我也要像当时的班主任一样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我的学亲生。

“可是，死亡八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呢。”李老师见我无动于衷，继续说，“从升入高三后，那个班，已经有三个班主任在教室里跳楼自杀了。虽然说自杀，但是很多老师都说，他们是被学生集体杀死的。

警察后来挨个审问学生，学生们口供惊人的一致，一口咬定老师是自杀。这未免太不可置信了，为了一份工作，搭上性命，实在不值得。刚才，就在你来之前，那个老师……就是第三个……”李老师咽了口吐沫，“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，否则，我可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活到明天……”

“谢谢你，李老师。”我努力保持着微笑，继续低头看学生档案。

全班一共二十个学生，贵族学校就是与众不同，就算是差生班，也严格控制了学生的数量。

左米是这个班的班长。我一页页翻下去，眉头也随之越皱越紧。这个班里所有学生的成绩，没有一科是及格的。在“梦想”一栏，要么就空着，要么就画了一个叉叉或者涂得乱七八糟。

没有梦想的死亡八班是什么样的？

【2】

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作者在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：没有梦想，就是没有灵魂！现在想来，我很自然地把这句话套用在了那二十个孩子身上。没有灵魂，不就是没有了生命吗？

这样的想法让我的心里有些发痒，突然担心某一天，那没有灵魂的二十双手，会轻轻将我推出窗口。想到这里，我猛然回过了神，自嘲地笑了笑，心里想着，荒谬！真是太荒谬了！

下午的时候，有两节自习课。虽然不用教学，但作为班主任，我还是要去摆个样子的。

我走进教室的那一刻，有些惊讶。想象中的死亡八班，应该是喧嚣吵闹的，应该是乱作一团的，可这个死亡八班却非同寻常，它唯一

名副其实的地方，恐怕就是死亡这两个字了。这个班太安静了，安静得让人有些不好意思说话，安静得好像全班都是死人一般。

我刻意走得很轻柔，却还是引起了几个学生的注意。其中一个，就是左米。他轻轻抬起头，毫无表情地望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继续看书。我有些尴尬，好像对于这个班，我这个老师根本就是多余的。

整整一节课，几乎没有人说话，就连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也没人出去。那一刻，我真怀疑，他们是一群无知无觉的尸体。

为了缓和死气沉沉的气氛，我走到了左米桌前，想和这个一班之长说点心里话。

“你好。”我用平等的对话做了开场白，可左米只看了我一眼，便又低头翻起了语文书。我继续说，“左米，很好听的名字……”

我还未说完，左米突然打断我，定定地望向窗口，冷冰冰地说，“孙老师，你相信那三个老师都是自杀的吗？”

我有些惊诧，一时语塞，呆呆地望着面前的大男孩。左米却根本不看，只是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子，一边机械地翻动着手里的书页，眼神中，带着一种让人惊悚的味道。

我不知所措。左米突然又说，“孙老师，那你相信，那三个老师是我们推下去的吗？”

这句话刚说完，左米扭过了头，直直地望着我。与此同时，几乎全班的学生，都把眼神放到了我身上，就像二十只上膛蓄势待发的手枪。我的后背，忍不住一阵发毛。

僵硬地笑了笑，我缓缓走向讲台上。那几步，几乎是我一辈子走得最提心吊胆的几步。我微微侧着头，小心谨慎地侧眼观察着每一双眼睛，每一双手。我真害怕，他们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，会突然拥上来，在我还未来得及呼救的时候，轻而易举地将我举起来，然后，再

轻而易举地扔出窗子，接着，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，继续维持他们的死亡八班。

那一天，两节自习课，就像过了两个世纪，让我如芒在背。

翌日，来到学校，一进门，我就看见几个毕业班的老师，聚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什么。我是个新人，没资格加入，便安分守己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

李萧萧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座位上，像昨天一般冷不丁地从前面探出一颗脑袋，“怎么样？昨天没发生什么事吧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苦笑了一下。我能说什么，难道告诉李老师，昨天，我感觉自己的小命可能没了？无意间，我又望了一眼那群聚在一起的老师，好奇地问，“李老师，他们在说什么啊？”

“噢！没什么。”李老师看了他们一眼，“能说什么，还不是年终奖的事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低下了头，我这个新人，年终奖肯定是没有了，说不定，连试用期的工资都危险。我现在只想保住这个工作，保住这份微薄的收入，不让自己饿死而已。可实际上，这六百块钱，在这所大城市里，连乞丐都不如。

“知道吗？”李老师似乎没看出我的郁闷，转头拍了我一下，继续说，“那几个毕业班的老师，年终奖能拿这个数！”她说，把指头并拢，做了一个七的样子。

“七千？”我忍不住睁大了双眼，“怎么那么多！”

李老师撇了撇嘴，“这还算少的呢！去年，毕业班的老师一人拿了一万块呢！”她说，压低了声音，“实话告诉你吧，咱们这个学校，根本不讲什么学习成绩好坏，关键是赞助费！”

“赞助费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现在的学校，多多少少都要收赞助费的。像咱们这样的贵族学校更不用说了，哪个学生不是非富即贵，入学的时候不交个几万块钱，你就是考得再好，学校也不收。”

“那毕业呢？”我傻乎乎地问。

李老师像看傻子一般看了我一眼，叹气说，“毕业更是如此了，你想想，学校会放过这个赚钱的大好时机吗？只要你有钱，就是考个大鸭蛋，学校也照样给你发毕业证。不过，你要是交不起钱，那只有自认倒霉了。”

“交不起钱？”我纳闷地说，“这学校里可都是贵族学生，哪个交不起钱？”

李老师冷冷地笑了笑，说，“你太天真了，俗话说得好，没有一辈子的穷人，也没有一辈子的富人。有些学生入学的时候的确是贵族，可毕业的时候就不一定了，好多都是家道中落。可学校收了入学费，总不能把他们赶出去吧？只好像养狗一般养着了。”

“养狗！”我听得不可思议，恍然想起死亡八班，“那……我那个八班……”

李老师吸了口凉气，似乎触及了一颗炸弹，她慌忙笑了笑，说，“你忙！你忙！我还有课，先走了。”说着，逃一般跑出了办公室。

我失望地望着李老师远去的背影，门口，那几个毕业班的老师们还在如火如荼地讨论着年终奖的事，心里突然一阵阵泛酸，酸味又逐渐转化成一种恨。我甚至开始咬牙切齿了！

我咬牙切齿地想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他们一般，过好日子，穿好衣服，挣大把的年终奖？为什么，我就非要困在这个毫无希望的死亡八班？

【3】

下午的时候,固定的两节自习课,我心不甘、情不愿地走进了教室。

教室里,一如昨天死气沉沉。我没好气地站在窗子前,捧着一本闲书,边无聊地翻着,边时不时地望一眼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。这时,我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,我吓了一跳,扭头一看,是个女孩。

那女孩捧着一本英语书,一眨不眨地望着我,就像一具雕塑。

“干什么?”我稳住心跳,有些恐慌地说。

“老师……”女孩小心翼翼地把书摆到我脸前,“我想问您一下,这个单词怎么念?”

我吁了口气,惊惧之后,心里突然冒起一股火气,便没好气地瞪了女孩一眼,说,“谁叫你私自离开座位的!你不知道现在在上课吗!给我回去!”

女孩愣了一下,但表情并无变化,只是把书捧在脸前,使劲皱着眉毛,边看边说,“这个单词到底念什么呢?这个单词到底念什么呢?”像个神经病一般慢慢挪回了自己的座位。

我低下头,继续无聊地翻看杂志,再抬头时,却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此时,全班的学生都在望着我,不!是瞪着我!一双双眼睛,充满了杀气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!”我本能地蜷缩在墙角,一动不动地杵着,心飞快地跳着。

无人回答我,全班死寂,静得几乎只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声,而那一双双眼睛,仍旧死死地盯着我,就像一群饿疯了狮子,在盯着一只活蹦乱跳的羚羊。

这时，下课铃突然响了起来，可我仍然不敢动一步，我担心，只要我稍微挪动一步，这二十只“狮子”就会蜂拥而来，把我生吞活剥了。

左米突然“蹭”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木然地说，“老师，下课了。”说完，像僵尸一般，机械地走了出去。在他身后，剩下的学生，也一个个地蹿了起来，一个个呆若木鸡地走出了教室。谁也不看我，只有那个女生一直盯着我。

我总算松了口气，如释重负地靠在墙边，然后，飞快地跑出了教室。我真的是一秒钟也不敢呆下去了，真害怕那二十个孩子突然返回来，把我逼到窗口，向我伸出二十双冰凉的手。我知道他们恨我，是的，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来，他们恨死我了。

我开始惴惴不安了。

第二天，照常的自习课，我硬着头皮向教室走去。一路上，我就想好了，我决定再也不招惹这二十个学生了，反正就是一学期的事，他们要风我就给他们风，要雨我就给他们雨算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得什么“好老师”的梦想了。

他们不是要学习吗，那我就安分守己地教他们。

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，我友好地拍了拍桌子，说，“同学们，最近，我找了几套试题，对大家很有帮助，我写到黑板上，大家抄下来。”正说着，我愣住了，昨天问我问题的那个女孩，竟然不在，“那个……”我用手指着空座位。

“老师，她今天有事。”未等我问完，左米站起来，冷冰冰地回答道。

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转过身去，开始在黑板上抄题。

可我刚写了一个字，就发现自己这个行为非常愚蠢。没有一只动物，会背对着掠食者，这等于是自己找死。换句话说，我现在就是一只找死的动物，我无法察觉身后那十九个人的行为，我不知道他们是

坐着、站着，还是正一步步向我走来。

两套试题，我用尽平生吃奶的力气，龙飞凤舞地写了出来，然后，飞快地转过身。学生们依然安静地坐在位置上，可他们的表情各异，有的诧异地望着我，有的则像做贼一般，偶尔抬头望一眼试题，又慌忙低下头去，有的干脆就是面无表情。

左米的表情最诡异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时不时地歪歪头，笑一笑，眼神却一直不放过我，好像在对我说：老师，你真傻，难道忘了我们是死亡八班了吗？

那一天，熬到下班的时候，校长意外地找到了我。

“孙老师，你怎么……”校长指着我的鼻子，脸色很难看，半天，才放下手来，“孙老师，你怎么教起课来了？我不是说过，你只做班主任，不需要教课的吗。”

“我只是写了两道试题而已。”

“写什么也不行！”校长突然火气冲顶，“就那个八班，你教了也是白教，何况我们总不能让全校的学生都毕业吧！”我听得糊涂了，他显然也看出来，使劲咬了咬牙槽子说，“虽然我们是贵族学校，升学率很高，可就是再好的学校，它也不可能全部都是好学生，全部都能毕业升学，那样一来，我们这个学校就显得太假了。”我还是满脸不解，他气急败坏地说，“这么说吧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有些事情，完美无缺就是要命的，尤其是学校，总要有瑕疵，明白了吗？”

我似乎明白了校长的“良苦用心”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不自觉地，说，“什么瑕疵，还不是没交赞助费。”

校长听到我的呢喃，几乎从椅子上蹿了起来，“你懂个屁！你以为经营一个学校只要仁义道德就行了！你去看看，除了像你这样的，学校里的老师哪个不是一级教师、优秀教师，哪一个没有硬实的后台，